

读书人

壹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SHE

读史做人

壹

上海教育出版社

长城的建立也许并非我们所常言的意义。博大精深曾经猜测空间或
海的广阔和时间范畴的莫测是曾在阻挡死亡有威力的屏障。一切事物都希望
长生不老，但时间的流逝却使他们不得不老去。中国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做人·第1辑 / 黄玉峰主编.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5
ISBN 7-5320-8925-8

I. 读... II. 黄...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7844号

读书做人

第一辑

黄玉峰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0本

ISBN 7-5320-8925-8/G·8859 定价：5.00元



【 目 录 】

::卷 首::

关于长城·无 香	001
----------	-----

::“赛欧杯”作文联赛一等奖作文选登::

深夜，灯下飞来一只小虫·王 翰	004
飞和爬·薛静怡	005
霍金热透视·杨 莉	007
距离·胡雅珏	009
此中有真意·花筱婕	011
守望·毛 纬	013
季节的记忆·王歆妙	015
红黄蓝·崔之瑜	018
一棵树·史晓穆	019

司马迁新传·时夏君	087
诸巴和春巴的故事·周 溟	093
温馨·秋色·激情·徐玮怡等	095
展开想像的翅膀·李 瑋	097
网·王佳芸	098
鹅卵石·金之晔	099
黑色和白色·傅 蕾	100
秋天·孙 璐	101
得之愈艰，爱之愈深·斯 乔	102
戏剧模式的文学·马 力	103
鸟儿却已飞过·艾 美	105
名著人物异想录·竺 婕	106
此爱绵绵无绝期·介卓韵	109
我的父亲母亲·胡舒颖	111

点击高考：

模拟高考优秀作品二篇	
寻找生命·石笑生	115
沉潜者，喷薄者·瞿轶羿	117
“赛欧杯”《读书做人》作文联赛获奖名单及试题	

似水人生·钱莉蓉	053
快乐，无处不在·齐晓亮	054
生活如激流·胡立颖	056
静夜思·张 岩	057
走遍山山水水·丁 迪	058
妙趣中的工整·黄 郁	059
寻找透明的树叶·赵梦远	061
尴尬的一票·徐晓栋	063
一条宽宽的沟壑·郑 欣	064
创造力在高中被氧化·沈 维	066
直行巴士·陆 辰	067

::原创天地::

我家的三条线·邹斐婕	070
爱·李 然	072
春天·张 婷	073
如君子兰的两位奶奶·王 烨	075
有个女孩叫“坐标”·薛蓓蓓	077
黑夜的洗礼·卢一波	078
众神的哀叹·朱燕青	080
宫墙内的抉择·李晓斐	082
幕后英雄·沈 明	083
大话西游之生意经·顾青青	085

::一家之言::

我的酒朋诗侣·春 春	022
韩红·西藏·雪域·张凯磊	024
诗魂和酒魂·吴非空	027
词林悲歌·刘振东	028
六国今论·黄 莺	032
向敌人致敬·夏 天	033
为什么硝烟逼近伊拉克·徐 迅	035
我看流行文化·黎懿增	036
科学与道德·崔 爾	038
我看中学生留学热·范佳琳	039
我的读书观·徐靖逸	041
荨麻为什么是杂草·郑 欣	042
下棋如人生·魏晓东	044
赤丹坚石·范奇峰	045
学会放弃·周雯婷	047
瞬间·永恒·山 羽	048
脸上灭痘记·张孝天	050

::收获点滴::

收获在秋天·钟 雷	052
-----------	-----

【卷首】

关于长城

■ 无香

长城的建立也许并非我们所常言的意义。博尔赫斯曾经猜测，空间范畴的长城和时间范畴的焚书是旨在阻挡死亡有魔力的屏障。一切事物都希望永远存在，或者说事物的本质里都有对永恒的召唤。博尔赫斯认为，中国古代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长生不死就是内在的本质，外邪进不了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充足的证据，这很可能只是站在异文化角度的猜测（通常说东方人的生死观是趋向“流动”，而非趋向“永恒”）。但我们不妨认为它有可信之处。至少焚书和长城在某个层面上有一致的意义：为了建立一个隔绝于无限时空的王国。焚书在时间上断毁了过去，嬴政自称为“始皇”，他的后代将被尊为二世、三世……长城则在空间上使生存变成有边界、可控制的领域，阻挡了死亡从不可知的外部潜入。然而长城还有另一层面意义。秦始皇惩罚那些藏匿古书的人去修建长城可能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王国将无法持久。博尔赫斯这样猜测他的想法：“人们厚古薄今，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以后可能出现和我相同的人，他像我毁书一样毁掉我的长城，却成为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

虽然有些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合逻辑，但这个猜测很有意思。表面上长城是对“法”和权力的崇拜，其目的只在于把权力和服从推广到极限。但是在内部，在“法”的世界里，重要的只有权力，皇帝本身的意志已无关紧要，或者被抹煞。皇帝可能只是权力的傀儡。对于他们而言恐惧是存在的，但可能并非存在于意识

层面上。他们并不能解透恐惧的来源。死亡只是现象，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终将面临死亡的个体，无限的时空将成为他们永远无法控制的领域。而王国恰恰建立在这个领域之内。事实上，除了虚拟的权力以外，他们和王国根本没有任何干系。《看不见的城市》里说：“忽必烈发现我们一直看得珍奇无比的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秦始皇任何付诸行动使帝国长久的努力：封闭时空，在一座象征的宫殿里深居简出，也许都是出自潜意识里的恐惧——感到帝国无法持久、感到时间和空间终将从四面八方涌来把他吞没。

《一个王朝的背影》中提到了长城的重修。在历代王朝中，清朝是惟一不大规模重修长城的。划入避暑山庄的北方山岭犹如一张罗圈椅。康熙曾经坐在这儿临望他中原的国土，他想到了什么？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他和他的北方民族已经跨越了长城的防线，那么长城的意义究竟何在？康熙禁止大修长城，其原因也许是余秋雨所理解的“修德安民”，“建立心灵的长城”。但康熙在位时也少不了南征北战，“修德安民”很可能只是一种托辞。也许在凝望中，他感到了一丝悲剧的意味？他的肉体正在消失，他从北方带来的肉体和他子子孙孙的肉体都将在帝国和长城的魔力下渐渐消失。他们的意志逐渐软弱，所谓的统治最终化为一种技术上的控制。一旦进入这封闭的屏障，他们都将不自知地沦为始皇帝的影子。

关于长城只有这些，当然你可以说这一些都与长城无关。长城可能只是一个幌子，而长城俘虏人类的事实却随处可见。维特根斯坦曾经认为，语言按其本质只能诉说偶然的，与其结构相似的事物，而不可能诉说必然的，毫无结构的超验领域事物。任何在哲学终极问题上的解释都是徒劳的，得到的只是似是而非的理论体系。由此更可以得出长城无所不在的结论。

“赛欧杯”《读书做人》多校 作文联赛硕果累累

2002年底，《读书做人》多校语文联网同时举办了首届“赛欧杯”作文联赛。

本次联赛共有465名同学参加。先由各校老师组成的评审组评出优秀文章200篇，再经上海市作家协会赵长天等审阅，评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6名、优秀奖134名。

从总体上看，参赛作文都写出了自己的特色，充分显示了上海市重点高中学生作文的实力和成果。尤其是一等奖文章，受到审阅者赵长天等人的高度评价，更使我们由衷欣慰。

趁这次《读书做人》改版之机，我们特把一等奖文章和本次联赛的作文题一并刊出，以飨全国各地的中学生朋友。

编者

深夜，灯下飞来一只小虫

■ 华师大二附中 王皓

仲夏的夜，空间已漾开了些许的寒意，秋天的气息偷偷跑了出来。楼下的狗不知为什么叫着，会不会扰了我父母的清梦。灯光暖暖地照在我头顶，使我的注意力才些许集中些。“扑”的一声，是只有深夜才听得见的声音，稍一抬头，见一只小虫飞到了灯下。

虫子是为灯光而来的，和我一样，他在寻找着最后的一点温暖。虫子是绿色的，让我不由想起还是盛夏时采摘的一片梧桐叶那粘在背后的毛毛虫，连胃也不舒服起来。连忙吹了一口气，把虫吹开了。

接着演算起数学题，丝绪却早已散开来。不由地，我已放下笔，在桌上搜索着什么。发现那只虫还停在我的铅笔盒上，心里竟涌出了一阵欣喜。虫子被我吹得倒翻了身子，腹上的小脚互相搓擦着，身体略有些蜷缩起来。你是冷了吗？我笑了笑，便再次把虫拨回了灯光下。

小虫立稳了，却没有飞开，还是静静地在灯光下沐浴着。这才发现小虫的绿是很不一般的绿色。晶莹剔透，些许寒意的绿色是我想像中最美丽的玉的颜色，仿佛是从翡翠一般的湖中飞出来才会如此的清丽。小虫有着一双近半透明的翅膀，却斑斓着翡翠绿的花纹，如此精巧细致，是出自西湖边织坊里灵巧的女织工之手吗？绣的是你的家族的图腾还是那女织工深夜絮絮的情思？小虫的两只触角微微摇动着，是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呢？还是只是惬意得懒得理我呢？

虫是如此的小，米粒般大，仿佛抵抗不住任何东西来袭。小虫，夏天快要结束了，你是不是也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呢？你可曾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体味过和风细雨，鸟语花香，体味过生命的快乐和幸福？你可曾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经历过暴风骤雨，万物萧瑟，经历过生命的落寞和伤害？你可曾有过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得到至爱的欢乐？你有没有最想做的事情？你做过了吗？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过最自在逍遥的日子？你好好度过了吗？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过最难以为继的时候？你最终闯过了吗？你做过这一切吗？你好好爱过、付出过、经历过



了吗？小虫的两只触角微微摇动着，是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呢？还是只是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问些什么呢？

只是，我只是想知道，小虫是否真的生活过呀！

背后传来妈妈的脚步声，“喝牛奶吧，否则会胃痛的。”她把杯子往灯下一放，“扑”的一声，是只有深夜才听得见的声音。我不由“啊”了一声。“怎么了？”“飞来的一只小虫被你压死了。”我淡淡地说，却没有抬头去看杯下那只或许还没生活过的小虫的尸体。

飞 和 爬

■ 复旦附中 蔡静怡

现在的时代，我能给予最高评价的生活方式是：拥有“飞”的心态，“爬”的行动。

“飞”的心态是一种“淡”的心态。

它淡得智慧。这是一种很高地站在一切成败之上的心态，有“一览众山小”的气魄，有上帝般俯视的眼界，有“何须浮荣绊此生”的洒脱。

它的智慧就在于它的立足点很高，站在最远最远的九重天外的一朵白云上，瞰望着世界、瞰望着时间、瞰望着在这时空来往的匆匆过客。这时，它超越了功名、荣华，甚至生死，于是它的嘴角露出圣母般宁静恬淡的微笑，就在这一丝微笑里透射出一线灵光、一怀智慧。

它淡得也很单纯。这是一种很朴素纯洁很幼小的心态，有干净得不染淤泥的胴体，有清澈得好像含着一汪汪洋的眸子，有虔诚的朝圣的神态。

它的单纯就在于它的立足点很低，站在这世间最小最小的角落里，仰望整个宇宙。这一仰望，使它知道面对宇宙、面对未知，它永远只是个孩子，它被巨大这无限所震撼。同时，也使它得到了一颗孩子一般单纯敏锐求知的心，怀着最原始的朴素与好奇。

“爬”的行动是一种“前进”的行动。

这种“前进”是一种好奇。面向大海、雪山，面向时间、空间，面向有限、无限的一种好奇。正是好奇心推动着人类不断地向前走过千月万年、千山万水。好奇心，真是上苍赋予人类最美妙的礼物，它让人间充满灵气与活力，它让人类一直勇征直前。

这种“前进”是一种执著与摸索。无限的未知是那么巨大，于是我们只能一点点地摸，一点点地爬，一点点地寻找，一点点地创造。任何“走”或“跑”的急功近利只能是撞得头破血流，所以，“爬”的状态才是真正前进的状态。“爬”的每一步都是执著、坚定，并且都是一次创举，因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你瞧，飞的智慧给爬以力量，它给“爬”——这原始的探索以足够的空间与包容度，不让这种看似缓慢而易在浮躁的社会中被人遗弃的步伐所羁绊，这站在一切成败上的飞的心态支持着爬的行动。

你瞧，飞的单纯给爬以动力，它让“爬”——这原始的好奇心得以发挥出巨大动力。单纯的孩子仰视宇宙的过程中，被无限的神秘所迷住，这样的巨大的好奇给“爬”以无穷动力。

而“爬”呢，正是它一步一步的缓慢却前进着的步伐，正是它怀着的好奇之心，让“飞”的心态可以越飞越高，让“飞”的心态可以越来越有旺盛的探索欲，笛卡尔说：“愈学愈无知”，于是更多的无知者因“爬”而产生，而飞的心态就愈加发挥出它超脱的力量与对无知者好奇的动力。

这是一个正在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在转型期里必会出现“意义空场”的时代。随着科学理性的发展和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传统的价值观崩溃了，而新的可以关照到每一角落的价值意义还未出现。

人类对自身的怀疑不断加深，为什么经济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会在拥有大量财富的同时，感到巨大的压力与空虚？我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

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虽然在理性上是悲观的失落的，我们尚未找到意义，但在感情上，我们不愿看到人类在意空场的时代自我毁灭，感情上，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是积极向上的乐观的。正因如此，我们只能把这个时代的意义定位在——寻找意义，定位在寻找的过程上。

于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飞”的心态与“爬”的行动是如此的重要。“飞”的心态给予在浮躁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一片宁静，“飞”的心态给予在荒凉原野上的一种好奇心、探索欲。而“爬”的行动则给予了对终极意义的渐渐接近，给予了因无知世界的不断涌现而更加激发的向上的力量。

那么，就让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让我们怀着智慧单纯而敏锐渴望的“飞”的心态，拥有不断地执著地探索的“爬”的行动，创造美丽的未来。

霍金热透视

■ 新中高级中学 杨 莉

如今，“霍金”这个名字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已可谓家喻户晓，妇孺尽知了，而他的访华留下的震撼还令人记忆犹新。看“霍金”，说“霍金”，了解“霍金”……这个轮椅上的“小矮人”轻易地掀起一波汹涌的热潮。人们对这股“热”褒贬不一，既有人为此拍手称好，也有人冷眼旁观，极尽嘲讽。而我认为“霍金

热”带给我们的启示，决非“赞同”或“反对”这样简单。

首先，霍金来作学术访问，受到不止学术界、媒体的关注，甚至成了大多数民众的焦点话题，除了对他传奇性人生的关注，人们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他的科学理论、成就以及“牛顿第二”的美誉的吸引，换言之，普通人也渴望了解、接近科学。相较于十几年前扬振宁博士来华时与同机歌星所遭遇的鲜明对比，至少证明了现今民众眼中的“科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另外，霍金去浙大演说，吸引成千上万的学子，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毫无表情的脸庞、金属质感的嗓音与灵动双眸中的热情与睿智。他的来访，给中国的学术界同样带来震撼，能直接与他交流、探论，无疑对于我国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是很大程度的促进和推动，当年爱因斯坦因种种缘故与中国擦肩而过，至今仍令人扼腕遗憾，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将不必再面对这样的损失。

霍金这样级别的世界科学巨匠，今后如果能更多地来到中国，我一定举双手赞成，因为他们能为中国的学术界注入最新鲜的血液，推动改进中国基础科研的薄弱环节。

不过，在“霍金热”已渐渐平息的今天，一味对前景乐观而不作更深入的反思，显然不明智。在前前后后的十几天里，无论媒体还是大众的一些行为，显然值得去深思。

媒体不厌其烦地介绍霍金的疾病、生活和经历，导致有些人将目光集聚在他本人的“生命奇迹”之上。如果确实钦佩他的坚定品格和对科学的奉献精神，也无可非议，但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那就成了一种误导及错位。

霍金引起的热潮有时在传媒的炒作下，变得有些越界。书店里，几天内《时间简史》和《果核中的宇宙》的销量要超过之前十几年的总和，浙大演说入场券被炒到三千元一张。究竟有多少人能理解粒子、宇宙的暗物质，有多少人能在脑中想像出果核一般的宇宙？这种疯狂无异于追逐时尚，追逐潮流，媒体的炒作造成了民众的这种集体性焦躁症。

霍金的访华固然表明，中国已有足够的学术容量去接纳这种尖端科学理论的传播，但我们应该以怎样一种态度去对待“科学”的登陆，是把目光放在对巨匠的关注还是真正的对科学本身的关注上？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的营造是否和媒体及大众的心态有关？

透视霍金热，我心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



距离

■ 进才中学 胡雅珏

一开始我就等待着序幕的拉开。

一开始我就憧憬着高潮的到来。

也许是那份距离产生的美感，让我心生好奇；也许是那片距离带来的朦胧，让我颇感忐忑。因为我们之间隔着海峡。岸的这一头是大陆的我们，岸的那一头是台湾的他们。海峡在空间上形成了距离，但他们毕竟跨越海峡，从台北来到了上海。于是，我等待，我憧憬。

“2001暑期沪台高中数理资优生科学夏令营”是有“台北第一男中”之称的建国中学和我们最真实的一次对话。

我们有习惯上的距离，说的是同样的普通话，听的是同样的讲座，甚至一起在昏暗的演讲厅中昏昏欲睡，但仍然无法淡化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们不曾知道世上还有看不懂的拼音，他们也不曾知道在中国的版图上台湾被称为“台湾省”。我不喜欢这种距离的感觉，即使它是被刻意抹上了重彩，我还是无法理解。

我们有思维上的距离。记得坐在我身旁的是后来的IBO（国际奥林匹克生物竞赛）金牌得主，记忆最深刻的是在小休那时：我们埋首于暑期作业时，他手捧百科全书，一页一页，仿佛不知书外是何物，那种专注让我汗颜。他们看的是最新的科普书籍，我们看的是参考书和小说；他们关注的是科学动向，我们关注的是时事政治。他给我发E-mail时说，IBO竞赛时和我们国家队的选手聊到深夜，就像夏令营时一样。我也不喜欢这种距离的感觉，因为有距离就有差距。它只会产生隔阂，而不会激荡感情。

我们有情感上的距离。2001年7月13日——一个甚至百年千年后仍会被铭记的日子。我是在夏令营中度过的。申奥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女生们欢呼雀跃，不少人潸然泪下。有人甚至仰天长喊：“我爱你，北京！”对比的却是台湾男生的冷淡。当我问起申奥成功的感受时，一句“我很为这里高兴”就足以表达出他的感受了吗？我们彼此拥有的是友情还是民族感情？抑或是两者兼有？我更

不喜欢这种距离的感觉，我们身上流淌的是同样的血脉，我们背后支撑的是同样的古老传统，我们眼中闪动的也应该是一样的自豪和骄傲！

纵然有这么多的距离，但有距离就可以拉近，更何况我们的心灵没有距离呢？

知道什么是“永不灭的热情，永不毁的坚韧，莫负这处处奇迹的生命”吗？这是他们教会我的。后来去“样样红火锅城”联欢饯行，顺便庆祝台湾九章出版社孙文艺先生的女儿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时，我才真正明白那短短两星期的相处在彼此生命中的意义。我们唱着“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一切尽在不言中”的伤感歌词挥洒青春，那时，仿佛宇宙之中独有我们，又仿佛宇宙之中全然无我。

知道什么是“冰刃”吗？那是他们教会我的。科学竞赛时台北和上海的学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较量。但最后我们输了。不是输在气势上，不是输在构思上，而是输给了那两个简简单单的字——冰刃。它是一种团队精神，它是一种凝聚力量，它更是他们拥有而我们欠缺的魅力。

知道什么是“坚持——不被黑暗所吞噬；坚持——不在光明羽翼下藏身；坚持——在混沌中寻找自己的颜色；坚持——我的坚持与不坚持”吗？那是他们教会我的。晚会时，我们十个上海女生合唱了一首《与未来有约》，希望我们能够相约在2008，北京。后来建中代表发言时，也作出了“相约2008”的承诺，这是超越距离，也是超越时空的承诺。

知道什么是“OK啦”的手势吗？知道什么是全场起立高唱校歌的慷慨激昂吗？知道……

记忆纵然会泯灭，青春纵然会消逝，但我们之间的感情绝不会淡褪。它会走千里，过万里，穿越碧波涛涛的台湾海峡，永远不停地回奏。

